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五供



■畫琺瑯壽字紋五供

精工巧藝彰顯中日文化交流史

在香港能夠感受和體驗中日兩國的文化藝術精粹，實乃一件快事。千百年來，中國與日本文化互動以及相互之間的相同之處不可勝數。在工藝技巧方面，中國的銅胎掐絲琺瑯（又稱「景泰藍」）與日本的七寶燒，便有着精工巧藝的淵源和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受訪機構提供

位於鑽石山的志蓮淨苑和南蓮園池現正聯合舉辦的「精工巧藝：中國銅胎掐絲琺瑯與日本七寶燒精品展覽」，展出一批中國銅胎掐絲琺瑯器及日本七寶燒，將同根同源又各具特色的兩種絕妙工藝奉獻給觀眾，讓參觀者細細品味中日兩國工藝家的精工巧藝，欣賞雋永的工藝之美，為人類文明史上的精湛技藝而折服。

文明互動的藝術產物

中國的掐絲琺瑯始於元代，盛於明清，已有六百多年歷史，在元、明、清三朝均為宮廷工藝。琺瑯器皿在清宮內廷僅供皇帝於正式膳宴排場上使用，其象徵性地位遠比瓷器、金銀器尊貴。日本七寶燒在日本傳統工藝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以其細緻精美的獨特魅力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舞台而聞名於世，一百多年來以令人驚歎的精緻和鮮明的日本藝術，受到廣泛的讚美和喜愛。

資料顯示，掐絲琺瑯的製作方法從阿拉伯地區傳入中國，即與中華傳統文化結合，演化成富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掐絲琺瑯；而歐洲基督教文化圈盛行的內填琺瑯與中國的掐絲琺瑯傳到日本，又在當地開花結果，成了日本風味十足的七寶燒。源於西方的製作技術被兩國引進、吸收和消化之後，便各自成功創造出獨樹一幟的東方工藝品。

志蓮淨苑文化部的藍素明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指出，與中國景泰藍根源相同、工藝相近的日本近代七寶燒從江戶末期的1832年開始，一百多年來形成了令人驚歎的精湛技藝和鮮明的日本藝術風格，同樣聞名於世，受到廣泛的讚美和喜愛。日本文化在歷史上深受中國唐代文化影響，兩國的傳統手工藝也有大量相通之處。

別具特色的「畫琺瑯」

據介紹，今次展出的四套中國景泰藍「五供」是佛堂使用的供器，包括中央擺放的香爐和兩側燭台、花瓶各一對。四套作品造型各異，紋樣構圖不同，但都形象飽滿，釉質亮麗，工藝精湛。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一套十九世紀出品的「畫琺瑯壽字紋五供」，藍色琺瑯為地，白色為主的纏枝紋樣烘托彩色的「壽」字，花團錦簇，吉祥喜慶。畫琺瑯，顧名思義就是在器物上以琺瑯繪畫，是先將胎體內外燒上一層不透明琺瑯釉作底，依設計圖樣在其上繪飾，再入窯烘燒而成。中國的琺瑯器以掐絲琺瑯為主，留存的畫琺瑯少見。

而在七寶燒方面，藍素明表示，日本七寶燒的特色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緻和鮮明的日本藝術風格。本次展覽中展出的七寶燒有不少出自日本七寶名家之手，包括中川淨益、服部唯三郎、野締太郎、鈴木本多、權田廣助、生駒石美、林谷五郎、太田兵、



■龍鳳花紋七寶有蓋大錦盒



■蘭花圖七寶瓶



■櫻柳紋七寶圓罐



■龍紋花鳥紋開光扁瓶



長谷川一清與高崎的作品，以及近代七寶製作中心尾張地區與著名的七寶製作老字號安藤七寶店的出品，展示了七寶燒的各種製作技法，包括有線七寶、無線七寶、泥七寶、赤透七寶、省線七寶、堆起七寶、銀張七寶和省胎七寶等。

中日兩國製作工藝的差別在哪裡？這是記者較為關注的問題。藍素明解答說，在工藝製作方面，中國主要發展的是掐絲琺瑯，聞名世界的景泰藍就是中國掐絲琺瑯的代名詞；日本七寶燒以有線七寶（掐絲）為主，還有無線七寶、泥七寶、赤透七寶、省線七寶、堆起七寶、銀張七寶和省胎七寶等不同技法。材料方面，中國景泰藍用的是真正的琺瑯釉，掐絲用的是銅線；而七寶燒的釉料多為玻璃質，更具透明感，掐絲用銅線，也有更細的金線和銀線。藝術風格方面，傳統的景泰藍裝飾紋樣飽滿，遍佈器身，裝飾性強；七寶燒構圖疏密變化大，更多傾向於「畫」意，具有鮮明的日本畫風格，線條尤其細密精緻。

而就製作工藝來說，雖然日本的七寶燒有西方工藝技術的衍生因素，但藍素明認為，七寶燒是以日本畫的格調見長，展現地道日本繪畫的意境，走出了一條民族化的道路。它完全是以鮮明的民族風格征服世界各國的觀眾，沒有跟隨潮流、受世界流行的西方藝術影響，這也是七寶燒之所以受到舉世尊重的重要原因。

七寶燒頗具地域風格

記者發現，近現代日本的七寶燒，集中在明治、大正和昭和時期。但是時間分期並不是日本七寶燒藝術特徵的最關鍵分類方式和切入點。當被問到關於七寶燒的特徵分類時，藍素明在回答本報記者提出的認為明治八年（即1875年）之後，七寶燒發展進入黃金時期，七寶燒此後的發展並不以時代為特徵，而是更傾向於地區特徵，當然地區特徵也是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

藍素明向記者介紹了兩種不同地域風格的日本七寶燒。一種是尾張七寶，另一種是京七寶。尾張是近代日本七寶的發源地，也是七寶產業發展最興隆的地區。明治時期（1868-1912），開國不久的日本急於實現近代化，急需賺取外匯，在工業還不發達的時期，輸出精巧的工藝品就成為當時的政府方針，工藝品的出口成了日本主要的經濟支柱。以遠島村為中心的尾張地區生產日益擴大，從業者迅速增加。同時，尾張的七寶燒在世界各地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和國內的勸業博覽會上都有大量展出，在當時的萬國博覽會上不斷獲獎。七寶燒成為當地的傳統工藝品，「遠島」這個名字也被世界所知，成了日本近代七寶的代名詞。

另一個重要的七寶是京七寶。京，指的是日本京都。藍素明向記者表示，京都日本近代七寶的另一個重要產地，其產品的特徵是小型，目標始終指向高端市場，以至形成京七寶等高級品的概念。京七寶是在繼承有線七寶技術的道路上展開創作，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並河靖之。

據藍素明介紹，並河靖之（1845-1927）被公認是站在近代七寶界頂點的日本人，他將有線七寶視作日本七寶燒的本質，將這項技藝發揮到極致，以細密的植線開拓出纖細的花鳥紋樣的世界，他發明的黑色、草色、胭脂色、亮藍色透明釉形成了京都七寶的色彩特徵。而且，他的作品大部分是不滿十公分的小尺寸，都是放在手上觀賞的「掌上藝術」，凝聚着耐人尋味的美。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斬首文化

伊斯蘭聖戰分子將兩名日本人質活生斬首，手段殘暴恐怖。根據二戰史紀，原來，將日本人斬首的還有美國軍人，只不過，他們是將戰死沙場的日軍屍體斬首，煮爛頭肉，挖空腦漿，將頭骨寄回美國給女朋友，當作戰勝品。美軍的手段同樣殘暴。

英國人類學專家、前博物館館長羅遜（Frances Larson）最近出書《斬首：失蹤和尋找頭顱的歷史》（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書中透露，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軍登陸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與日軍展開激戰，日軍死傷無數。一九八四年日本政府將埋葬該島的日軍屍骸運回國安葬，發現六成是無頭屍。

書中透露，美軍喜歡收集敵人的頭顱和四肢，用滾水烹之，然後將骸骨寄返美國炫耀。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刊登了一張照片和文章，講述亞利桑那州一女子寫信給戰場上的男友，感謝他寄來的「禮物」——日軍頭骨。這種「送禮」方式當年十分流行，媒體亦樂此不疲地報道。

同年六月十三日，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收到一條來自太平洋戰場的日軍臂骨。他將「禮物」退還，並斥之殘暴不仁。

根據《血戰太平洋》（With The Old Breed）作者、退役軍人和教授斯萊奇（E. B. Sledge）描述，活生生的日本傷兵也難逃被斬首的劫運。他寫道：「一名日兵背部受傷，手不能動。一名美兵見到他鑲有滿口金牙，於是拔出鋒利軍刀，插進他心裡猛力鑿牙。傷兵踢腳反抗，導致刀刀入喉，滿口鮮血。另一美兵目睹，不忍心，索性開槍將日兵擊斃。」最後美兵得償所願。收集人類頭顱的恐怖行徑，早於十九世紀盛行。《泰晤士報》文章在評論《斬首》一書時指出，當時流行一種假科學「骨相學」——嘗試從死者頭顱骨的形狀和大小，去解讀死者的性格。結果，導致了盜墳驗屍骨的荒誕行為出現。

文章透露，天才音樂家如海頓、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頭顱，都被「仰慕」他們的盜墳者偷走了。

最著名的「頭顱失蹤案」，莫過於英國十七世紀的傑出政治家、軍

■1944年，《生活雜誌》刊登了美兵送給女朋友的日本人頭顱。



事家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的故事。他組織軍隊戰勝保皇軍後，將皇帝處死，宣布英國為共和國，制定了民主政體。一六五八年克倫威爾逝世，保皇黨復仇，將他的頭顱懸掛於二十呎高的旗竿上。然後，他的頭顱由收藏者一代傳一代，直到一九六零年的三百年後，偉人的頭顱始得以入土為安。

書評家認為，《斬首》一書可讀性甚高，用字生動，有真憑實據。可惜，書中內容令人震驚和不安：「看完此書，猶如一個醫科學生，在實驗室完成人體解剖後，衝回家，開大水龍頭洗澡，要做頭徹尾洗刷乾淨，希望沖走屍臭。」

「療癒作家」素黑：讀書是個人自由

隱隱作痛的舊日創傷、雜亂煩擾的當前人事，如何撫平，又如何梳理？作家素黑的文字治癒過許多多負傷的心靈，而在日前「新聞會」舉辦的「女生喜閱」系列講座中，她由書出發，繼而談論安靜與修養，並以水晶音叉和銅磬即場示範聲療，教大家如何安放好一顆心。

素黑透露自己讀書時代最愛村上春樹的文字，認為他的文字記錄了生活點滴，有些自言自語的囉嗦，也穿插各種有趣的比喻，彷彿為她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後來她開始



■素黑展示靜心工具之一的銅磬。

讀莎士比亞，也開始寫作，但並未想成為專職作家，「那時只是單純想寫作，沒有人比年輕人更孤獨。」素黑隨後表示，「修養」最重要的是「收心」和「修心」，但現代人普遍是「有修無養」，即「學到好多知識、看過好多書，但記憶轉瞬即逝，並未真正入腦。」

現今搭地鐵時讀紙質書的人愈來愈少，素黑卻認為，讀書應該是一件個人的、自由的事，「若年輕人是不願讀書，也並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受到現時文化的影響。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足夠多的好書供人讀？文化機構應負起引導的責任。讀書是增廣見識、吸收不同智慧的渠道之一，紙質書也只是一種方式，若年輕人喜歡電子閱讀，那我們就應該把電子閱讀做好點。」

素黑月底將會開設心理課程，創作了太多療癒書籍的她，希望今年會有時間創作屬於自己的文學作品。素黑曾去過內地許多城市辦講座，她認為內地人與港人愈來愈類似，但在思想和表達方式方面仍有



■素黑受邀談論閱讀與靜心。

分別，「香港人表達的慾望低、有惰性，他們想要的很多，卻因為太易得到而不珍惜。他們最喜歡的是自己，實際卻很空虛，具體喜歡自己哪點又說不出來。而最令我感動的，是內地的一些來自二線城市的讀者，他們態度謙虛，充滿學習的熱情，會專程搭火車或飛機來聽我的講座，有時聽眾太多沒有位置，他們願意席地而坐，還會認真記筆記和發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